

● 国学传承丛书
从书主编◎谢俊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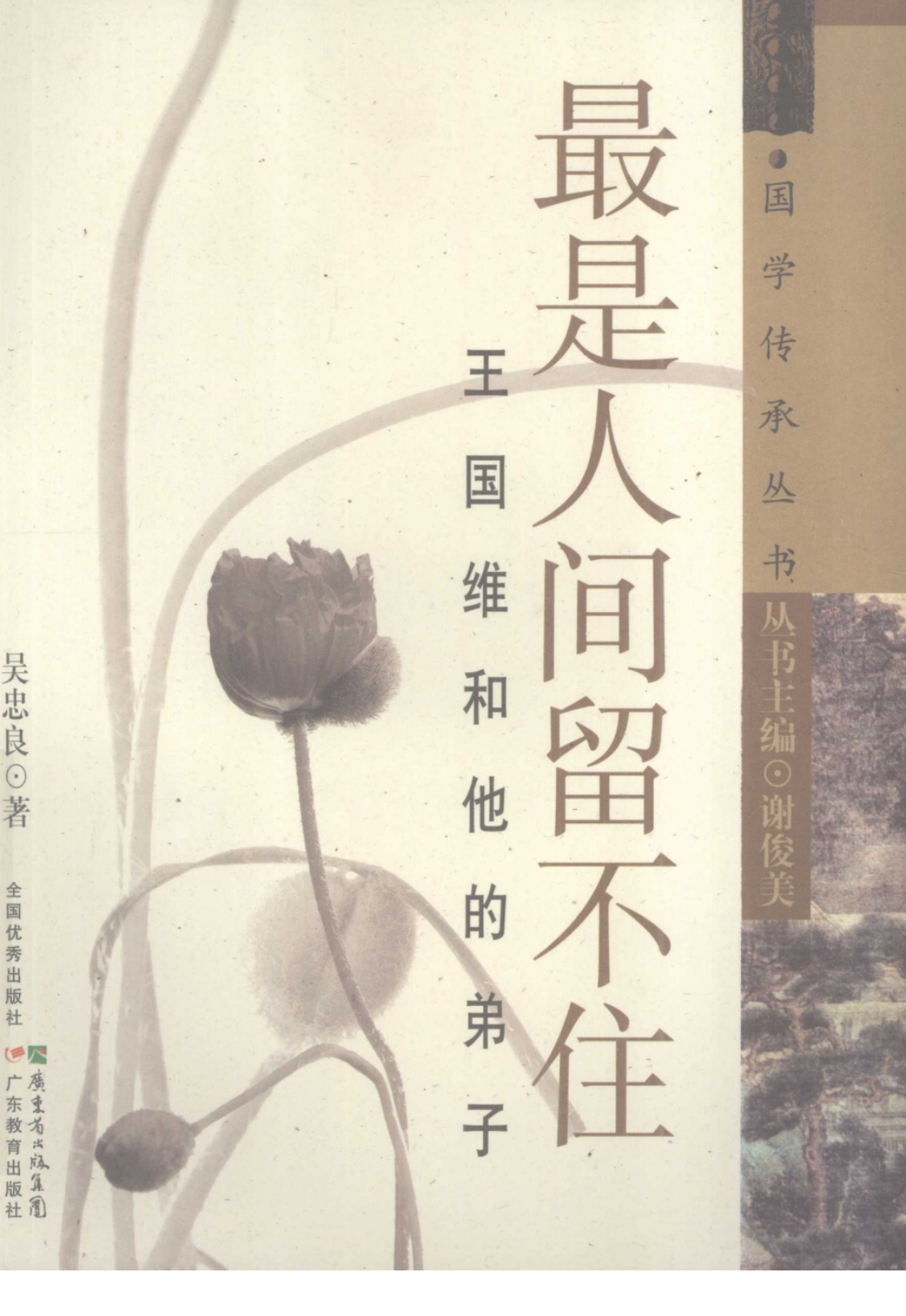
最是人间留不住

王国维和他的弟子

吴忠良◎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国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最 是 人 间 留 不 住

王
国
维
和
他
的
弟
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是人间留不住：王国维和他的弟子 / 吴忠良著. —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国学传承丛书 / 谢俊美主编)
ISBN 978-7-5406-7467-0

I. 最… II. 吴… III. 王国维 (1877 ~ 1927) — 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4427 号

责任编辑：吴曼华
责任技编：杨启承
装帧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10.125 印张 1 插页 202 000 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7467-0

定价：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 - 34120440

前言

Q

/

A

N

Y

A

N

中国学术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鼎盛期：春秋战国时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两宋之际的理学勃兴；清末以降至五四时期，欧风东渐，中西学术交汇。在第三个时期，大批学者商量旧学，涵养新知，硕果累累，美不胜收。与此同时，天予之便，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相继发现，使学术研究别开生面，逐渐创立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多门新学科，学术领域大大拓宽，名家辈出。其中有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熊十力等大师，而在文学、艺术、史学等众多领域独步一时者，当属本书的主人公——王国维先生。

说王国维执学界之牛耳，其因有三：

一、治学领域广且多为首创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声震东瀛和欧洲的学术大家。他一生的治学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文献学都有精深研究，且多为开创性工作。其一生学术，概有三次重大转变。他首治哲学和美

前言

学、伦理学等，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并以叔本华哲学为基础，撰写了“红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近代文学批评的新范式。后因人生苦闷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王国维开始转向文学，从事词曲创作，先后完成了《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名作，为词曲一道提出了新的评价标准——“境界说”，并为通俗文学正名，为元曲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引导了百万后学。1911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后，王国维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古史研究，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树立了以甲骨证史的成功典范。与先他成名的罗振玉一起开创了甲骨学史上的“罗王之学”，示后人以治学之津梁。1925年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后，王国维在清华园中度过了相对安宁的“晚年”，治学领域转向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①。从不轻易赞许他人的鲁迅，也称王国维为“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②。郭沫若则将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③

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及其应用

近代学术研究多采用归纳、演绎等方法，所采用的材料基本是文献记载，立论依据全在书面材料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问世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在甲骨文字研究上，孙诒让和罗振玉都早于王国维，但将甲骨文字研究引入史学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则是王国维。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注重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字和文献材料互相参证，成功地廓清了古史迷雾，重建了中国古史系统，进而证实了中国史籍记载之可信。如其采用此方法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考证出殷商世系，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可信性，否定了一些人对《史记》记载真实性的怀疑。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学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并采用比较、分类、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方法，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②《热风·不懂的音译》，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4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历史人物·鲁迅和王国维》，第219页，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

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提出以后，很快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运用于史学研究。

三、弟子多为近现代各学科带头人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有深厚民族主义情感的王国维，早在中国尚未有师范教育的时候，就曾建议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所师范学堂，进行师资培训。后来他亲临教育第一线，先后在通州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南洋公学、昌圣明智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其间还曾翻译和撰写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著。理论与实践双结合，培育了大批有用之才，尤其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寅恪曾经这样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预流”者。众多史料发现，王国维“得预”其中之三项，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的引导下，其弟子大都出入史门，得预潮流，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就连当时被傅斯年称为在史学界已经“称王”的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执礼甚恭，想师事于王国维。“称王”之人都对王国维“臣服”，王国维之学术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王国维的学术成果还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承认，并受到了高度重视，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大学及研究机构均拟礼聘王国维为研究员或通信员。在王国维自沉以后，海外众多汉学家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悼之情，不少人留下了情真意切的追忆文章。遗憾的是，旧中国是一个重仕宦而轻学术的国家，一个庸碌无为的显宦往往会因史籍的记载而广为人知，而一位杰出的学者却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淹没。王国维投湖后，梁启超曾请北洋政府褒扬王国维，并往访当时的国务总理。总理答允并提出阁议，最终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阁员根本不知王国维为何许人而作罢。本书撰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不世出的学术大师。

^①《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乱世俊才	1
一、海宁才子首国维	2
二、舍弃科举寻新学	10
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8
第二章 现代学术史上的丰碑	31
一、红学开山在人间	33
二、宋元戏曲有阳秋	48
三、千古之谜待君解	61
第三章 教书育人	77
一、教书育人所为何	78
二、哈同花园隐大儒	89
三、水木清华我第一	104
第四章 桃李芬芳，薪火传承	119
一、甲金绝学传容戴	120
二、治学津梁授姚赵	144
三、古史研究有重镇	164
——徐中舒	

目录

四、敦煌学界一大家·····174

——姜亮夫（附罗福苙）

第五章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弟子眼中的王国维之死·····189

一、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昆明

湖水中·····190

二、众说纷纭话死因·····197

三、桃李纷纷为师辩·····204

附录

王国维生平简表·····213

王国维著述版本及研究论著·····227

参考文献·····231

后记·····235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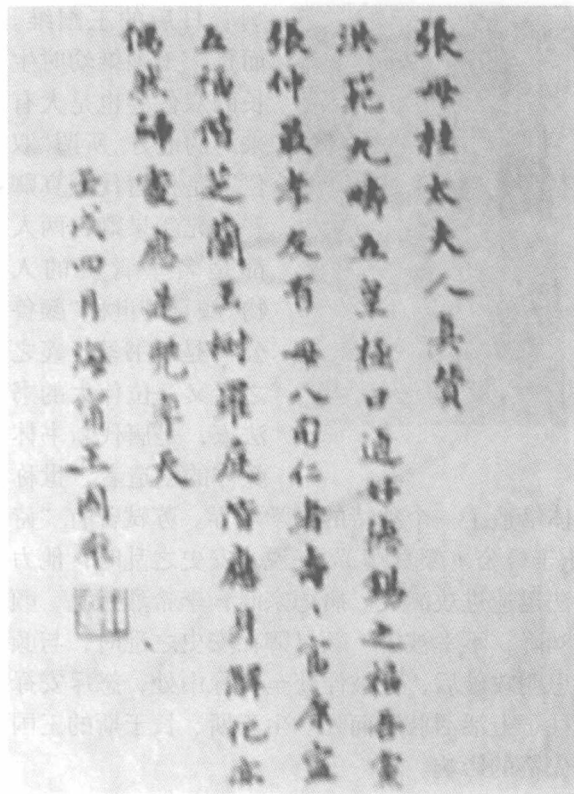
乱世俊才

一部晚清史就政治层面而言，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它又是一部大家辈出、异彩纷呈的历史。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许多大家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晚清。他们的传道、授业和解惑，培育了民国时期大批的文史哲人才，形成了民国文化学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本书的传主王国维，就是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史大家。

一、海宁才子首国维

1877年12月3日，农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辰时，王国维诞生在海宁盐官镇双仁巷。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永观，又曾自署词山。

在中国历史上，海宁为人所熟知的很大原因是钱江潮，而盐官镇更是观潮的绝佳之地。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七、十八、十九为观潮的最佳时节。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写到：“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高伯时《海宁观潮》载：“观潮节数日内，远道者或乘观潮专车，或包汽车，或备汽艇，或雇客船，近者或驾划子，或步行，水陆扰攘，四方云集。河道则下河北起葫芦潭，经宓家桥而东迄大东门河头，船只拥挤不堪，上河塘之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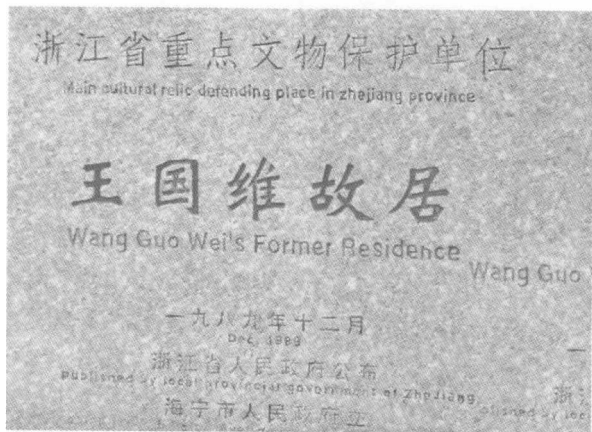
王国维手迹

音桥一带亦然,后至者辄有排档为难之窘。”“沿海滨东西三里一带塘上,为一年中最拥挤时期。沪杭甬路局先期于镇海塔西,圈地设置观潮围场,投机者亦择地搭架台棚售座,小贩摊肆尤鳞次栉比。”^①对于钱江潮,王国维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夜潮》:“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山川城郭应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宁也可谓是人才辈出。梁启超

就说:“杭属诸县,自陈乾初而后,康熙间有海宁陈莲宇(世瑄)师事梨洲,亦颇提倡颜李学。道咸同则海宁张叔未(廷济)、海宁蒋生沐(光煦),颇以校勘名。光绪间有海宁李壬叔(善兰)精算学,译西籍,徐文定后一人也。最近则余杭章太炎(炳麟)治声音训诂之学,精核突过前人,学佛典亦有所发明。而海宁王静安(国维)亦善能以新法治旧学。”^②浓厚的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着王国维。前辈们的流风余韵,在一定程度上影

① 高伯时:《海宁观潮》,第128~129页,海宁观潮出版社,1933年。

②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全集》文集41,第71页,中华书局,1989年。



海宁王国维故居

响着日后的王国维。而且，王国维幼时生长的双仁巷也是大有来历的地方。所谓“双仁”是指唐代颜真卿和从兄颜杲卿，两人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颜真卿世称“颜鲁公”，是继书圣王羲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是唐代新书体颜体的创造者，世称

“亚圣”。在书学史上，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苏轼曾有“诗止于杜子美（杜甫），书止于鲁公（颜真卿）”一说。安史之乱时，他力抗叛军，使得安史叛军无法迅速进攻潼关。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颜真卿不顾安危，亲自前往劝降，不幸被害。颜杲卿在安史之乱时，与颜真卿联合抗敌。常山被史思明攻破后，他被俘获至安禄山处，怒斥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被绑在柱子上活活肢解而死。生于斯、长于斯的王国维，自然深深地受到这些先贤的影响。

王国维一家并非世居海宁，其祖籍河南开封，王家之所以会移居海宁，还得从远祖王禀说起。据史载，王禀在北宋末年官居太原府副都总管，金兵攻太原，他坚守城池达250天之久，终因援军久候不至，弹尽粮绝而告城破。王禀率众与敌巷战，力竭而死。宋高宗赵构南渡，定都临安后，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其孙王沆当时随宋高宗南渡，得赐第盐官，是为王家定居海宁的第一代。宋亡后，王家渐为农商，其间虽曾出过一些读书人，但人数不多，直至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时仍未改观。

虽然家道中落，但王家子孙依旧不忘读书怡情。如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和祖父王嗣铎都是国学生。父亲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娱庐，13岁时随祖父避太平天国的战乱到上海。不幸的是，祖父突然辞世，王乃誉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只能到一家同乡开的茶漆店工作。

后来又随茶漆店从上海迁到海宁。工作之暇，王乃誉潜心书画、篆刻、诗和古文辞；其中，以书法最为行内人所称道。他的书法先学褚遂良、米芾，后学董其昌，颇得董其昌书法之神韵。王国维曾这样描述他父亲的文化生活：“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相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艺大进。年四十，归，遂不复出。惟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①后来，恰逢一位亲戚在江苏溧阳任县令，请王乃誉去当幕僚，帮助出谋划策。在任幕僚期间，其妻凌氏不幸病逝。此时王国维年仅4岁，其长姐蕴玉也才9岁。为了养家，王乃誉只能继续担任幕僚一职，不能经常在家照顾年幼的子女，



海宁王国维故居

① 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8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就恳请王国维的祖姑母和叔祖母帮忙加以照管。由于生计所迫，王乃誉未能走上封建社会读书入仕的正途——投身科举考试，也未能很好地照顾王国维，使他对王国维更寄予厚望。但是因为母亲早逝等原因，王国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成年以后也是如此），而且给人的感觉甚至有点胆小怕事。对此，王乃誉深为忧虑。他曾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不肯下问于人。而做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盖求才难，而欲子弟才过其父为尤难。”而此时的王国维年方6岁，其父对他的期望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改变王国维畏缩的性格，王乃誉也是绞尽脑汁。在其遗著《娱庐随笔》中记有他通过书法来改变王国维性情的尝试。“伯氏又送挽诗来请，遂属静踵成之，并兼书楷焉。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即此小事，亦犹磨镜然，极至精光，落笔何难耶？”^①唐代大诗人李白因为铁杵磨成针的故事而大受启发，发愤学习，成为一代诗仙。王乃誉以“磨镜”作比，希图通过书法来激励王国维，相信聪敏的王国维必能领会自己的苦心。

在王国维7岁的时候，王乃誉将他送到附近的私塾学习，老师姓潘，名绶昌。白天，王国维在潘老师那里学习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写作，接受当时几乎所有儿童都千篇一律的启蒙教育。据王乃誉日记记载，当时私塾所授课程是从《神童诗》、《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发蒙，然后导入四书五经的学习，再开始学做八股文章。晚上，回家后的王国维就可以自由选择，随意读书了。当时家中有书五六筐，其中除了《十三经注疏》因为过于艰深和专门，不能引起孩童时代的王国维的兴趣外，其余他感兴趣的书都在晚间泛览一过。几年下来，王国维也看了不少书。1887年2月18日，因王国维祖父去世，王乃誉由溧阳回乡奔丧，王国维此时11岁。办完父亲的后事后，王乃誉看到儿子都已经长成少年了。而自己为了生计，长年奔波在外，没有很好地照顾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弥补一下这些年的“过失”，同时也为了让儿子在科举仕途上能有所成就，王乃誉决定不再外出就职，决意在家教导王国维读书。父子俩一个教，一个学，每每至深夜而不辍。没过多久，王国维于诗文时艺，都能烂熟于胸。

^① 王乃誉：《娱庐随笔》，辛卯（1891年）七月十七日。

为了让王国维获得更好的教育,王乃誉又让王国维随同塾师陈寿田学习。陈寿田不仅是一个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秀才,他还是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①在同文馆任天文、算学教习时的学生。同文馆不同于一般的书院,它是清政府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立的洋务学堂,讲授的主要是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开设课程有英文、法文、俄文、算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理、外国公法和外国史地等。可以说,在同文馆学习过的陈寿田,其知识结构是中西兼有,受过相对科学的系统训练,与当时的一般塾师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奇怪,王国维并没有从陈寿田那里学到什么西方新学。原因很可能是陈寿田知悉王乃誉让王国维从事科举之业的良苦用心,而自己也止步于秀才,所以他就与王乃誉二人对王国维双管齐下。白天他教王国维骈散文和古文体诗,晚上则是王乃誉教王国维骈散文和古今诗。在他们两人的教诲和严加督责下,王国维于举子业进步甚速,16岁时以第21名考中秀才,得以入当地州学学习,开始有了了一个读书人的身份。

但是王国维的兴趣根本不在八股文章,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史书。就在王国维考中秀才的这一年,他在朋友处见到《汉书》,借回来看了以后,立刻为其中的内容所吸引,于是就用幼时积攒的零花钱,在杭州购买了“前四史”。“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总称。在日后的回忆中,他认为这是一生读书的开始,言下之意就是此前所攻之举子业实非其本心所在。而他当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尽管王国维将读史书作为自己平生读书之始,不赞同父亲给自己选定的科举之路,但他终究还是不敢也不愿拂逆父亲的意愿。1893年,王国维从杭州崇文书院肄业

① 李善兰(1811—1882年),浙江海宁人,原名兰心,字壬叔,号秋纫,是晚清著名的数学家。他曾与伟烈亚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完成了徐光启的未竟之业。又曾翻译《代数学》十三卷,《谈天》十八卷等科技书。“代数学”(algebra)名词为李善兰首创,后被日本接受。《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英国人约翰·赫歇尔著。李善兰在此书的序中把从哥白尼到开普勒到牛顿对太阳系结构及行星运动的认识作了清晰的描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反对或贬低哥白尼学说的乾嘉学派泰斗阮元和钱大昕。世称他的成就可与王韬、蒋敦复比肩,有三异人之称。

后，仍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乡试，但未能中举。与其同往应试的陈守谦回忆说：“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携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陈守谦是王国维的知交，二人性情相投，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可以说是王国维少时的知音了。当时与他们一起相互论学，纵论天下的还有褚嘉猷和叶宜春两人。他们四人被乡人目为“海宁四才子”，其中又以王国维为第一。陈守谦在王国维投湖后的追忆文章中说：“忆余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君年才15耳！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为第一。余最浅薄不足道，而君才之冠绝侪辈，叶褚二君亦迄无间言。”^①虽然陈守谦是王国维儿时好友，又同时参加乡试，但其回忆不免失实。说王国维于八股章句之学性所不喜，因而不擅长则可；说他考试未结束就离开，无意仕途则未免过甚其言。封建社会能真正做到绝意科举者十分罕见，更何况王国维此后还参加过乡试。

遗憾的是，王乃誉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儿子的兴趣爱好，他依然热切地希望王国维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所以，身负父亲厚望的王国维，于1894年2月18日（时值正月十三）再次踏上了应考举人的征程。对于王国维能否中举，王乃誉也实在没有多大把握，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记道：“不知此行于学于考有益有得否耳。”结果再次令王乃誉非常失望。王国维5月从杭州归来，带回来的消息仍是名落孙山。对王国维来说，这并不重要，但对王乃誉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王国维是他一生希望寄托所在，他希望王国维能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王国维的表现让王乃誉很是失望，他怒而指责王国维既不专攻举业，也不明事理。认为王国维若“再不努力惜光阴以从事，后日何所望。于是时老大伤悲，犹小无学业，无功力，不振家声，不能顾家处世，胥在此偷闲好逸，自是之弊耳，可不戒哉！”^②可见，在王乃誉看来，王国维应科举试已经不仅仅是王国维一个人的事了，而是关系到能否重振王家声誉

① 陈守谦：《祭王忠愍公文》，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② 《王乃誉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

的大事，希望王国维能迷途知返，振作起来继续从事举业。

王国维是幸运的。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逐渐改变了王乃誉的想法。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主权的进一步丧失和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次战争的惨败对国人的震动远远大于近代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先前打败中国的都是西方列强，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但依旧自认为自己是亚洲老大。可这次打败自己的，竟是自己身边的蕞尔岛国——日本。严复描述当时情形是：“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再战而陪都（指沈阳）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旅顺和大连），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燬（北洋海军全军覆没）。”^①这令当时的中国人非常痛心，促使他们去思考中国之所以会被日本打败的原因。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中国也必须和日本一样实行维新变法。正如梁启超说的那样：“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②

王国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开始知道世间尚有所谓的西方新学，自己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介绍西方新学的书籍和报刊。其中阅读较多的就有《时务报》，这在王乃誉的日记中多所反映。1896年10月11日日记载：“静（儿）持《时务报》第一、第三册（归家），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襄卿，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变通议，颇洽时政，诚此时之要务。惟变谈何容易，杞忧之。”王乃誉提及的“变通议”，当指梁启超撰写的《变法通议》，该文共在《时务报》上连载了21期，其中涉及变科举等诸多事项。第三册中的《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这对王乃誉不能不有所触动。随着对《时务报》接触的增多，王乃誉逐渐喜欢上《时务报》。当王国维借到《时务报》第45、46两册时，王乃誉便迫不及待地连夜把这两册看完。可以肯定地

① 严复：《原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5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4，第71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